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四十六)

## 低调的黄远林

●徐鹏飞



刀下留情 黄远林

初见黄远林先生,是在1987年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于北京丰台举办的全国漫画交流会上,他因与毕克官合著《中国漫画史》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初次会面,他总是面带笑容,言语温和而缓慢。当我看到他创作的漫画《自报家门》时,对这位美术史论家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幸运的是,我们一同作为中国漫画家代表团成员前往香港参加漫画展。在那十多天的朝夕相处中,我更加确信,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却性格温和的人。

工作调至北京后,我与黄远林先生的交往愈发频繁。他在《讽刺与幽默》报上开设了专栏“漫画百年”,每当我收到他的文稿,都不禁感慨万千:那一行行刚劲秀丽的小楷,宛如艺术品般端庄,每一页都令人赏心悦目。

遗憾的是,远林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,但他的微笑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,温暖而亲切。

## 钓鳌客的败笔

●张树民

张祐自诩钓鳌客,  
诗名无助白丁哥。  
全心一钓三十载,  
空空两手徒奈何?

张祐何许人也?虽以诗名世,但在在我看来,难列唐朝诗坛一流。他心怀仕途,却不愿踏上科举之路,毕生致力于“温卷”,欲以诗才结交权贵,企望被荐举而入庙堂。遗憾的是,肯荐举者寥寥。

有一人对张祐颇为赏识,那就是曾出将入相的令狐楚。令狐楚亲自起草奏章荐举张祐,并把张祐的300首诗献给圣上,奏章中充满溢美之辞。尽管令狐楚本人也是一位诗人,但诗名不盛。当时他担任军节度使,统一方军事,其荐举应有些分量。于是,张祐“偶随书荐入长安”,静候佳音。

是时,大诗人元稹颇得圣上信任,皇上便召来元稹,问他张祐的诗写得可好?不料元稹直言不讳,贬斥张祐之诗为雕虫小技,认为大丈夫不应如此作诗,更恐奖赏过甚会败坏陛下风教。张祐闻讯,愤然离去,有《书愤》为证:“三十未封侯,颠狂遍九州。”

张祐何止是未封侯,一官半职亦未曾落在头上。“颠狂遍九州”倒是不假,张祐寓居淮南时,杜牧为淮南节度使,待张祐十分优厚,还赠诗云:“何人得似张公子,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但杜牧亦无荐举之意。

其后,写《悯农》的李绅来当淮南

节度使。此时的李绅已堕落为腐败分子,对布衣士人颇为蔑视,区区张祐,他岂能正眼瞧?张祐气不过,主动递名片拜见,并以“钓鳌客”自居。天下竟有如此狂徒?李绅见状,心生戏谑,见面就问:“秀才既会钓鳌,用什么做钓竿?”张祐答:“用彩虹。”“用什么做鱼钩?”“以新月为钩。”李绅又问:“用什么做鱼饵?”答曰:“用李相公您做鱼饵。”作答尽显狂傲。李绅摇摇头,送给张祐一些礼物,打发他走了。

“庸人以懒致败,才人以傲致败。”张祐应算作才人,其人生最大的败笔,便是狂傲,缺乏实事求是、脚踏实地的精神。他自视过高,以钓鳌客自居,实则难当此誉。钓鳌客可是巨人,其能大焉。据《列子·汤问》之说,龙伯之国

有巨人,一步千里,至渤海之东的归墟钓鳌,归墟有五座山,住满了大仙小仙,每座山由一巨鳌负载。可怕的是,那个巨人一下钓走六只鳌,结果两座山漂走沉没了。还有传说女娲补天时,以鳌腿为擎天柱。钓鳌客可使仙山沉没,张祐岂能相提并论?

其实,元稹乃方正之士,并非奸佞小人,与白居易并称“元白”,但亦难脱“诗人相轻”之习。张祐之败,或因令狐楚荐辞过誉,致元稹心生反感;或因张祐恃才傲物,不自量力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亦载其性情耿介不容物。

钓鳌客的人生败笔,概言之,便是狂傲而不自知自省,傲气远胜才气,加之不容物,待见者怎么会多呢?



文/韩晓艳

图/王成喜

## 《广笑府》： 冯梦龙的幽默瑰宝

在中国浩瀚的文学长河中,有三部幽默作品尤为耀眼,它们分别是三国魏邯郸淳的《笑林》、明代冯梦龙的《广笑府》以及清代“游戏主人”所著的《笑林广记》。今日,我们聚焦于冯梦龙的这部《广笑府》,一探其幽默精髓。

冯梦龙一生笔耕不辍,其作品种类繁多,包括《古今小说》《广笑府》等。他用毕生精力,搜集、整理、编写及刊行通俗文学,对小说、戏曲、民歌、笑话等领域贡献卓越。

冯梦龙共创作了三部笑话集:《笑府》《广笑府》《古今笑》(又名《古今谭概》《古今笑史》)。这些作品中的笑料多源自古代典籍、笔记小说及民间故事,展现了历史人物与普通百姓的诙谐言行。

冯梦龙生活在晚明时期的苏州。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,苏州成为江南数一数二的繁华大都市,金钱在人们生活中越发重要,严重冲击了“学而优则仕”“士农工商,商人地位最低”等传统观念。冯梦龙仕途不顺,以笔为剑,笑对世态炎凉,通过幽默讽刺,揭露社会丑恶,警醒世人。他在《广笑府序》中写道:“古今来莫非话也,话莫非笑也……话而疑之,可笑也;话而信之,尤可笑也。”道出了幽默与生活的紧密联系。

《广笑府》作为冯梦龙笑话集的集大成者,共13卷,分《儒箴》《官箴》《九流》《方外》等14部,收录笑话401条。除了引人发笑,讽刺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功能,通过对丑恶、庸俗社会现象的讽刺,可以让读者排遣抑郁愤懑,得到快乐。

例如“刺俗部”的《溺水》讲:一个人掉到河里了,他的儿子焦急地喊人来救他。他挣扎着从水里探出头来喊:“如果需要付三分银子就叫人救,要得再多就别救了。”

《蘸酒》一条讲:父子二人外出办事,每天买一文钱的酒,怕很快就喝光了,就约好各自拿一根筷子蘸酒尝尝。一次,儿子用筷子连着蘸了两次,父亲骂道:“你吃酒怎么能这么急呢?”

《新官赴任》讲:新官问吏胥曰:“做官事体当如何?”吏曰:“一年要清,二年半清,三年便混。”官叹曰:“教我如何熬得到三年?”

《衣食父母》讲:仇人扮一官到任,一百姓来告状,其官与吏大喜曰:“好事来了。”连忙放下判笔,下厅深揖告状者。隶人曰:“他是相公子民,有冤来告,望相公与他办理,如何这等敬他?”官曰:“你不知道,来告状的,便是我的衣食父母,如何不敬他?”

《广笑府》中的故事丰富多彩,如《敲桌敬酒》中的机智较量,《六只脚跑》中的愚蠢可笑,《妙处难学》中的憨态可掬,无不令人忍俊不禁,又发人深省。这些故事不仅是幽默的载体,更是冯梦龙对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和深刻批判。

总之,《广笑府》以其独特的幽默魅力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幽默瑰宝。

幽默  
沙龙